

教育是理想的事业，没有理想的教育是不存在的；教育是神圣的追求，它充满着伟大与圣洁，不容任何玷污与褻渎；教育是崇高的使命，它需要我们全身心的投入与完全的奉献。



中國語文

ZHONGGUO
YUWENREN

第二卷

顾问：陈金明 苏立康

主编：张 蕾 林雨风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中國語文

ZHONGGUO
YUWENREN

第二卷

顾问：陈金明 苏立康

主编：张 蕾 林雨风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语文人. 第2卷/张蕾, 林雨风主编.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1119-860-7

I. ①中… II. ①张… ②林… III. ①语文课—教学研究—中学
IV. ①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8736 号

ZHONGGUO YUWENREN

中国语文人 (第二卷)

顾问: 陈金明 苏立康

主编: 张蕾 林雨风

策划: 严华银

责任编辑 陈曦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编 100048

电话 68418523 (总编室) 68982468 (发行部)

网址 www.cnupn.com.cn

北京朝阳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6.25

字数 420 千

定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前 言

从 1979 到 2009 年，伴随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我国中学语文教学也走过了轰轰烈烈、不同凡响的 30 年历程。

大概是在 2008 年的下半年，在全国中语会一个大型观摩研讨活动的现场，著名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专家饶杰腾先生在大会报告的间隙，与编者几人交流，他一方面坦陈对当今语文教学现状的忧虑，另一方面希望我们能够组织力量对 30 年的语文教学进行认真的梳理、分析和总结，通过对传统的研究和精英经验的总结，来推动语文教学改革进一步发展。他尤其强调要强化对“人”的关注。饶先生对语文教育事业的一片赤诚令人十分感动，也让我们在总结梳理长期的语文教学实践、研究成果中找到了重点和比较好的视角。于是，“30 年”“中国语文人”的思路和概念逐渐地清晰起来。

首先是“语文人”。推进 30 年语文教学改革发展的，当然是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但并不是所有的跟语文教学、研究相关的人，都可以称之为“语文人”。他应该真正地热爱语文教育事业，几乎全身心地投身语文教育的实践、研究和改革，他对语文教学有独到的理解并付之自身的实践且取得显著成果，他在长期的语文教育实践中，已经或者正在形成自己的教学个性和风格，他在一定的区域乃至全国广有影响并且已经和正在成为后来者学习和效仿的对象，他也几乎可以称之为语文事业的进步奋力进取、不辍奉献的“英雄”。

其次是“30 年”。这当然是一个时间概念。在波澜壮阔的 30 年改革历程中先后生长起了个性特征比较鲜明的两代语文人。前一代人以于漪、钱梦龙、洪宗礼等为代表，他们的黄金岁月大部分销蚀在“文革”的动荡中，但同时也在积蓄着一种力量，一旦改革大潮涌起，他们便像火山一样喷发，不仅有冲天的热情，而且有横溢的才华，他们为新时期中国语文教育的贡献是划时代的，经典性的，更是引领风骚和承前启后的。后一代人“文革”结束恢复高考进入高校，借助一定的语文教育教学理论的指引，紧随着上一辈语文教育家的步履，沐浴着他们的精神思想光华，上世纪 80 年代“厚积”其知其行，90 年代“薄发”其才其言，新世纪初叶“彰显”其能其思以及教育教学



的个性和风格，他们真正可谓是跨世纪的语文人。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前一代语文人厚实、持重，因而显示出研究的质朴和思想的深刻；后一代则广博、智慧，因而显示出视野的高远和思维的灵动。两代人前后相继，两代人各有千秋，共同出演中国语文这跨世纪的30年实践的绚丽，共同营构既传承又不断推陈出新的30年语文教育思想的丰富。

从如此绚丽和丰富的30年中描画、排列中国语文人的图谱，全方位地反映这一段历史的由表及里的语文教育风韵，是钟情语文一生的饶杰腾先生们的重托，也是我们的理想，更是我们的责任与义务。但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因素，做好这件事实在是难乎其难，本书不过是这项宏大工程中的一幢“建筑”而已。

本书选编的基本原则：

一是代表性。30年间，两代语文人数量众多，很难通过一两本书概括穷尽。前代语文人正逐渐淡出语文的舞台，但对他们的评说其实才真正开始；后代语文人正当其时，许多还正在上演着越发精彩的语文故事，还在锤炼、升华着对于语文教育的理解且努力使之精粹，对于他们的认识和分析似乎还只是刚刚起步。因此，我们只能择取这样一个特殊时段、特殊团队中的一些人作为代表，管窥蠡测，从中发现两代语文人前后传承，同舟共济，在语文教学改革浪潮中迎风奋击，扬帆力行的剪影。如此看来，先期编选出版的这两本书，也许只是一个引子，我们将陆续组织力量，遴选优秀代表，编辑出版她的姊妹篇，正如同语文教育事业后继有人、代代不绝一样。

二是真实性。本书力求做成传主语文教育实践和思想的实录，希望带有化石和标本意义。因此，要求所有的文字一律由传主自己直接书写，做到原生态、本真状。我们相信，读者会从21位语文人的文字中读到他们的纯真与朴实，感受到他们脉搏真切的跳动和心灵真切的震荡。

三是实用性。本书的编定，正当语文课程改革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语文教学的实践领域，许多语文问题和与语文相关的问题纷纷暴露在我们面前。语文究竟是什么，语文教学究竟是怎么回事，语文课程标准究竟怎么样理解，语文教材究竟应该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几乎没有什么统一的回答，也没有人能够作出全面的回答。本书传主用自己半生乃至一生不倦的实践或者研究，直接或间接地回答了这些问题。这样的不拘一格、丰富多彩的回答，给在课程改革的迷茫中辛苦摸索的语文老师，给那些对语文教学信心不足、斗志不坚的同行，一定会带来或柳暗花明、或醍醐灌顶、或春风化雨般的帮



ZHONGGUO YUWENREN

助和指引。

而这，对当前语文课程改革的推进，特别是对课改中某些实践难题、课堂问题的破解，理当产生重要的影响。

编 者
2009 年 10 月



ZHONGGUO YUWENREN

中国语文人 第二卷

目 录

前 言	1
一、 李镇西 语文,让心灵自由飞翔	1
二、 李海林 “语文本体”的追寻	37
三、 李 震 行走在语文世界中	71
四、 严华银 寻回语文教育的美好家园	107
五、 张玉新 在形下之作与形上之思间跋涉	147
六、 余映潮 不离学术,不离实践	185
七、 陈 军 在思考的世界里与学生一起飞翔	229
八、 黄厚江 追寻语文的本色和本色的语文	265
九、 程红兵 语文人格教育	305
十、 程 翔 跋涉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	341
十一、蔡 明 生态语文	375



语文，让心灵自由飞翔

李镇西

李镇西，1958年生。1982年2月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2003年6月获苏州大学教育哲学博士学位。现任成都市武侯实验学校校长兼班主任，并担任语文教学管理工作。四川省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出版有《爱心与教育》《从批判走向建设》《李镇西与语文民主教育》《做最好的老师》《追随苏霍姆林斯基》等近30部著作。曾获“全国优秀语文教师”“四川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成都市首届十大教坛明星”“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等称号。享受成都市人民政府专家特殊津贴。2000年被提名为“全国十杰教师”，2007年被评为“2007十大感动四川年度人物”。2008年9月荣获乌克兰教育科学院颁发的“学习和运用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特别奖”。



【我的语文教育观】

作为我们国家“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批大学生中的一员，我是1977年冬天参加高考并于1978年春天入学的，因此，如果从读师范大学中文系算起，我接触语文教育（学习师范语文和从事语文教育）的三十余年，刚好和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步。因此，我首先要表明的是，我的语文教育观也好，语文教育实践也好，离开了这个大的时代背景，是无从理解的。

我从来不认为我的语文教育观点有任何原创性质。我多次申明，我的一切思考与实践都是对老一辈大师和同时代名家的思想和实践的学习与运用。也许在一些细枝末节具体的做法上，我有所谓“独创”，但从总体上说，无论理论还是操作，我都是继承和借鉴，连发展都谈不上。

从“语文教学”到“语文教育”

所谓从“语文教学”到“语文教育”，是我刚参加工作那几年，对中学语文教师“要做什么”这个朴素问题的一个认识转变，即由单纯的传授知识培养能力转向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同时还要凸显语文教学过程中的“思想性”（现在看来这个表述非常不够，但当时，我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已经是一个进步了）。

1985年，我写下第一篇专业论文《变“语文教学”为“语文教育”》，其中有这样的阐述——

教育与教学，本是两个有密切联系的概念。教育，主要指学校按一定的目的、要求，对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诸方面进行培养的过程。而教学，是指为达到教育目的，教师把知识、技能传授给学生的过程，可见，教育统帅着教学，教学体现了教育；教育是教学的根本目的，教学是教育的主要途径。任何单纯的知识传授是没有的，因为任何教学都永远具有教育性。从这个意义看，语文教学当然也应该体现教育思想，况且，多年来我们的语文教学理论的确一直在强调“文道统一”“教书育人”，因此，也许有人会认为“语文教育”的提法是多余的，甚至容易引



起人们在语文教学理论上概念的混乱。

但是，无论是就目前大多数语文教师的认识而论，还是从普遍的语文教学实际来看，语文教学本身应包含的道德培养、思想教育、思维训练被有意无意地排除在语文教学之外，人们所理解的“文道统一”“教书育人”，也只是就课文分析而言，是“最好应该达到”的“高标准、严要求”，总之，“传道”“育人”并不是语文教学的分内任务。针对这种情况，为了明确语文教学所固有的思想性，为了进一步深化、充实“文道统一”的内容，并使之体现的范围更广、方法和形式更多样化，为了使广大语文教学工作者在指导思想真正把“育人”看成“教书”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提出了“语文教育”的概念。

可见，“语文教育”的提法仅仅是为了重申、强调语文教学的思想性，而决不是要在理论上否定真正意义上的语文教学，也不是要在实际运用中取消语文教育的概念。因此，本文所使用的加了引号的“语文教学”和“语文教育”的概念，都是特指当前语文教学实践中客观存在的两种不同的教学指导思想。

在这篇文章中，我还指出了“语文教育”的内容——

与“语文教学”相比，“语文教育”的内容除包括听说读写能力和语文基础知识外，还应有：（1）造就良好的道德情操——纯洁的心灵、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坚韧的意志。（2）培养思维的智力品质——发展学生思维的灵活性、敏捷性、深刻性、批判性、独创性。（3）在全面培养思维的智力品质的过程中，注意提高学生思维的批判性——分清美丑、辨明是非、善于质疑、敢于发问。（4）在提高学生思维的批判性的同时，着重发展学生思维的独创性——科学想象、大胆怀疑、独立分析、积极创新。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回头看这些文字，我读出了真诚和幼稚。但这些文字不管多么肤浅，它们都不是纯粹的思考，而是我当时源于学习和实践的切身体会。我不仅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浪漫语文”

其实，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脑子里还没有那么多“观点”，尽管我已经是语文教师了，但骨子里还是一个文学青年，而语文教学不过是我热爱文学、展示文学的一种方式而已，所谓“把文学梦托付给教育”。因此，在最初参加



工作的时候，我的语文课堂充满了文学的浪漫：纯真、激情、梦幻、诗意……

我的课一开始对学生就有一种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其实不是来自我本人的教学艺术而是文学本身的魅力。在我的课堂上飞扬着激情，我追求使学生的灵魂激荡。不仅仅是课本上的课文，还有大量的课外读物，都成为我的语文教材。我甚至把长篇小说搬进了课堂。我给学生朗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充满浪漫气息的《青春万岁》。不仅仅是朱自清沉醉于牧童短笛所吟唱的春天的赞歌，老舍迎着冬天的阳光所描绘的济南水墨画，以及苏东坡屹立长江之滨所挥洒的万丈豪情，还有梁衡散文的诗情画意，沙叶新随笔的妙趣横生，邵燕祥杂文的激扬文字，王蒙小说的透明纯真……都汇入了我的语文课，或在学生的精神原野流过一股清澈的小溪，或在学生灵魂的大海上掀起滔天巨浪。春天来了，我把孩子们带入大自然，坐在岷江之滨，用手中的笔描绘春风是如何绿了江南岸。那几年，在我和学生的心目中，语文和大自然是融为一体的：我曾与学生站在黄果树瀑布下面，让飞花溅玉的瀑水把我们浑身浇透；我曾与学生穿着铁钉鞋，冒着风雪手挽手登上冰雪世界峨眉之巅；我曾与学生在风雨中经过八个小时的攀登，饥寒交迫地进入瓦屋山原始森林——夜晚，我们住在森林中的小木屋里面，听着雨水敲打着屋顶的清脆声，我给学生说故事、讲童话、读诗歌……

“浪漫语文”是我语文教学的起点，却永远都不会是终点。直到现在，我也认为，离开了浪漫气息的语文不是完整的语文。因此，现在虽然我已不再年轻，但我的语文课，依然富于青春的激情。

“训练语文”

很快，“片面追求升学率”（那时候还没有“应试教育”的说法呢）的阴影开始笼罩着我的语文课。老教师的提醒、平行班级的竞争、还有家长对分数的越来越看重，让我不得不也重视起“严格的语文训练”来。说“不得不”不太准确，应该说，我也渐渐地从积极意义上认识到，语文教学不应该仅仅是让学生获得梦幻般的享受，还应该让他们掌握语言文字这一工具，所谓“学以致用”。因此科学的训练，必要的考试，乃至对分数的追求，不但无可厚非，而且也应该是语文教学本身的重要内容。

只是，我这里说的“训练”，不仅仅是字词句的死记硬背或读写教学中某些教条的机械操作，而是重视思维训练，狠抓口语训练，以此带动学生读写



听说能力的全面提高。当时我是这样认为的——

语文基础知识的传授与读写听说能力的培养，都是语言的理解、训练与运用。而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思维靠语言来组织。无论是语言的理解，还是语言的表达，其中的思维活动都十分活跃。由此可见，脱离或轻视思维训练的语言训练无异于空中楼阁、舍本求末，因此，不管是基础知识的传授还是读写听说能力的培养，都应以思维训练为统帅，只有这样，才抓住了语文教学的实质和核心。当然，思维总是通过语言的运用表现出来，这就决定了思维训练只能通过语言训练来进行，贯穿于语文教学的各个方面。

听说读写四大能力构成了语文能力系统。四种能力既各有区别，又互相联系，因此，必须整体把握，全面重视。但对于刚进初中的学生来说，听说读写的语言训练，应以口语表达（说）的训练为起点和突破口，以带动其他语文能力的训练与提高：以说促想，以说练听，以说带读，以说助写。口语表达是思维活动最直接最迅速的反映，口语训练本身就是最好的思维训练。语言能力的提高，有助于思维的发展。通过口语训练，不仅能有效地训练学生思维的条理性、准确性和灵活性，而且能增大思维训练的密度，提高其效率。在生活中，说与听一般总是同时相随，有人说往往必有人听，而且说话人本身也要通过监听自己说话去获得反馈信息以不断调整自己的语言表达，因此，在口语训练的同时自己可以训练听力，二者皆可促进。口语训练对阅读训练的积极影响更是明显：“说”的遣词造句和谋篇布局更多的是从阅读中汲取营养，有时甚至“说”的内容也从阅读中来（如口头问答、课文复述、读者感想等），所以，没有良好的阅读基础，是不可能说好的，而加强口语训练可以促使学生课外阅读。“说”与“写”的关系更是密切：“写”之前的“说”，能为作文开拓思维、理清思路、启发构思，可以说，口语训练为写作进行了有效的铺垫，是写作的助跑线。在“读”“说”“写”三者中，“读”是吸收，“写”是表达，“说”既是吸收（在与人交往中吸收信息）也是表达，因而“说”是由“读”到“写”的过渡，是“读”与“写”的桥梁。

基于以上认识，我在80年代中期，开始了“以思维训练为中心，以口语训练为突破口，促进听说读写语文能力的全面提高”课题的三年语文教改实践，并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在对进行全面能力训练的时候，已经有专家对我进行了高度评价，特别是对学生进行口语训练，这在当时还算是比较超前的。



“生活语文”

课题实验的过程中，我对学生进行全面的语文训练，学生收获的是语文知识的丰富和语文能力的提高，而我收获的是对“语文教学”认识的逐步深化：既然语文教学涉及的是人的精神，那它的教育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这种“教育性”不是外加的，而是语文本身所蕴含的。因此，仅仅从事语文“教学”还不是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而全面实施语文“教育”才是语文教师的任务和使命。

这里的“教育”当然以学校教育、课堂教育为主，但还应该包括学生的生活。当时，我正迷恋陶行知和苏霍姆林斯基。两位教育大师都特别强调教育和生活密不可分。而当时的现状是，确有一些语文教师，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语文与生活的联系，把“应试”的需要作为教学内容取舍的唯一依据，把“语文教学”变成了纯粹的“应试语文”——我之所以要在这种“应试语文”前面加上“纯粹”这一定语，是想说明，语文教学当然不应该回避而且还应该教会学生科学地“应试”，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问题是，如果仅仅是纯粹的“应试语文”，那么这种“应试”不但使语文在学生眼里失去了应有的魅力，而且造成了学生语文知识懂与会的分离，学与用的脱节，最终我们所追求的语文教育成效也自然无从谈起。

如何改变这种局面？我通过学习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于漪等语文教育大家有关“语文与生活”关系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并联系自己的语文教学实践进行的一些思考，深感要使学生真正扎扎实实地掌握并得心应手地运用语文这一人生的工具，就必须打破语文与生活之间的“厚障壁”，让语文教学与学生心灵相沟通，让语文课堂与社会天地相接壤，使语文教学突破“应试语文”的束缚而成为“生活语文”。

从80年代后期，我开始探索并实践“生活语文”的具体操作。我追求的“生活语文”可以用两个互相依存、互相补充的命题来表述：“语文教学生活化”和“学生生活语文化”。所谓“语文教学生活化”，在实践中，包括“语文讲读生活化”“语文训练生活化”和“语文教育生活化”，强调的是教师在传授语文知识和训练语文能力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注入生活内容，进行生活教育，让学生明白“生活与教育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陶行知语）。在学习语文的同时学习生活并磨砺人生。所谓“学生生活语文化”，在实践中，包括引导学生“日常生活语文化”“班级生活语文化”和“社会生活语文



化”，强调的是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形成“语文是生活的组成部分，生活须臾离不开语文”的观念，并养成事事、时时、处处吸收与运用语文知识，在社会生活中培养语文能力的好习惯。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生活语文”之“生活”二字，不单指语文教学注重与生活的联系，以及指导学生在生活中学习并运用语文，还包括教师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将语文学习与陶冶灵魂、磨练思想、完善人格水乳交融，使二者互相促进，使语文教育达到如叶圣陶先生所说的“第一须认定国文是儿童所需要的学科。……第二须认定国文是发展儿童的心灵的学科”以及于漪老师所说的“变语文自我封闭性为开放性，开发语文教育空间，面向生活，面向社会，面向活泼的中学生，不用机械训练消磨学生的青春”的理想境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活语文”也可以称作“素质语文”。

从“语文素质教育”到“语文民主教育”

所谓“从‘语文素质教育’到‘语文民主教育’”，是我对“语文教育”在认识上和实践中的进一步深化。其背景显然是我们国家在九十年代初明确提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和我在世纪之交攻读教育哲学博士期间对民主教育理论的系统学习和思考。

我在追求“生活语文”的时候，已经不自觉地逼近了（或者说“靠近了”）“素质教育”。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我的文章开始出现了“语文素质教育”的表述（当然不是我第一个用这个表述的），对于这个提法，不只是当时，乃至现在都还有不同意见，但我认为如果不学究式地拘泥于名词术语的“规范”“严谨”的话，应该说，“语文素质教育”基本上是表达了我们对语文教育改革的愿望，这就是“体现素质教育的语文教育”。

当时，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与其他学科教学相比，语文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其素质教育更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柳斌同志说：“素质教育是以全面提高公民思想品德、科学文化、身体心理、劳动技能四方面的素质，培养能力，发展个性为目的的基础教育。……教会学生做人，是素质教育的首要任务。”（柳斌：《关于素质教育问题的思考》，载《人民教育》1995年第7期）这与语文新大纲所确定的语文学科的性质和教学目的相吻合。据庄文中先生介绍，正在审定中的语文新大纲突出了语文工具的个性特征——负载文化的交际工具。“语文是负载文化的交际工具，这个语文的新性质观决定了语文



的主要教学目的是培养理解和运用语文的能力；决定了语文教学的主要模式是在交际过程中训练学生运用语文的交际能力；决定了语文训练和思想道德教育的统一，或者说语文训练和思想道德教育是在一个教学过程中不可分割地完成的。”（庄文中：《审定中的语文新大纲体现了新思想、新观念》）比较柳斌同志对素质教育的论述和庄文中先生对语文学科新性质观的分析，并纵观以往各家各派成功的语文教育实践及其成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素质教育是语文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真正科学的语文教育是素质教育天然相连并融为一体的；或者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提倡实施语文素质教育，决不是要在语文教学以外“加进”素质教育的内容，而是还科学与民主的语文教育的本色。

中学语文教学中的素质教育因素十分丰富。根据语文教学本身的特点和优良传统，并结合未来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我认为，着眼于使学生具备高尚的情操、开放的思想、全面的能力和鲜明的个性，应是语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其主要目的。

随着我对“语文素质教育”的自觉探索与实践，我的认识必然走到“语文民主教育”。毫无疑问，民主教育当然不能仅仅由“语文”来承担，而应该是所有学科的共同任务；但语文作为“发展儿童心灵的学科”（叶圣陶语），在民主教育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原苏联伟大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给教育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教育——这首先是入学。”（《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而语文，正是一门解放心灵、唤醒自我、发展个性的“入学”！

然而，纵观当时的语文教学现状，不少语文教师却有意无意地剥除着语文教学中的“人性”：压抑学生的主体情感，束缚学生的个性张扬，限制学生的独立思考，磨灭学生的思想锋芒……结果是学生主体人格的失落，表现在语文能力上是思想贫乏，语言干瘪，思维僵化，唯师（或唯书）是从，最终失去了自我。当我们津津乐道于对每篇课文的肢解分析或按“考点”对学生进行各种阅读模拟训练时，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应有的审美体验、激情燃烧、思想碰撞、心灵对话却消失了——一句话，作为精神主体的“人”失落了！

而真正科学与民主的语文教育，应该是“目中有人”的教育。

我在世纪之交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最近10年以来所兴起的语文素质教育热潮，特别是当前方兴未艾的语文课程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语文专制教育的反动，是对“语文人学”的呼唤。因为语文新课程标准（无论是已经颁布的《九年义务



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还是正在征求意见的《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讨论稿》的理念与民主精神是完全相通的。语文课程标准的每一条每一款，无一不体现了对学生作为语文学习主体的尊重，处处闪烁着民主的光芒：“必须面向全体学生，使学生获得基本的语文素养。”“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语文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教学内容的确定，教学方法的选择，评价方法的选择，都应有助于这种学习方式的形成。”（《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必须关注学生在原有基础、发展方向和学习需求等方面的差异，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现实能力和潜在能力，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内容和途径，增强课程的选择性，为具有不同需求的学生创设学习语文的条件和发展空间，支持学生特长和个性的发展。”“语文审美教育，应关注学生情感的丰富和发展，塑造学生美好的心灵。应充分开发和利用语文课程资源，尤其是通过鉴赏优秀文学作品，让学生受到美的熏陶，培养学生自觉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美情趣，以及审美感知和审美创造的能力。”“高中语文课程应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使学生增强研究意识，养成研究习惯，初步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分析研究语言文学现象和人文社会等方面的问题，使语文学习的过程成为积极主动探索的过程。”“在教学中应该注意帮助学生克服自我中心的思想倾向，使他们积极参与讨论及其他活动，学习正确自如地表达，敞开自己的心扉，同时也学习倾听他人的意见，吸纳他人的意见，深入到别人的内心世界，在追求共同目标的学习过程中，学会协作和分享，学会宽容和沟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讨论稿》）

至此，我明确地把我的语文教学追求，定位于“语文民主教育”。

“创造语文”

在我进行“生活语文”探索的时候，出现了关于语文属性的“工具”与“人文”之争。我从来都不擅长理论思维，因此我实在没有能力从学术上就这个争论发出富有高度和深度的声音。但是，我对此也有自己朴素的理解。当时，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表达过我对“工具性”的理解——

如果说“语文是工具”，那么我认为不要狭隘地理解这个“工具”，